



译 文 丛 刊
暴 风 雪
托 尔 斯 泰 等 著
草 婴 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2 字数 417,000

1979 年 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册

书号: 10188·61 定价: 1.65 元

出版说明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久遭禁锢，不准翻译、不准研究、不准出版、不准借阅的外国文学，也得到了解放。

关于如何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介绍外国文学的问题，革命导师早就作过明确的指示。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译文丛刊》是一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专集。在第一辑中，我们选译了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艺术上也可供借鉴的外国中、短篇小说二十六篇。作家基本上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的长短不一，题材多样，艺术手法和风格各具特色，大部分都是我国从未介绍翻译的。这一辑以托尔斯泰的小说《暴风雪》为书名，意在借此纪念托尔斯泰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译文丛刊》还要陆续出版下去，体裁也不限于中、短篇小说。我们希望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广大文艺工作者，选译一些篇幅适当、可供借鉴和欣赏的外国文艺优秀作品。

目 录

- 红色旅馆……………〔法国〕巴尔扎克作 郑永慧译 (1)
- 比埃尔·格拉苏……………〔法国〕巴尔扎克作 方 平译 (37)
- 纽沁根银行……………〔法国〕巴 尔 扎 克 作
李金波译 黄慧珍校 (67)
- 苏尔蒂太太……………〔法国〕左 拉作 郝 运译 (144)
- √广告的受害者……………〔法国〕左 拉作 郝 运译 (180)
- 昂什丽娜……………〔法国〕左 拉作 郝 运译 (186)
- 特里斯坦……………〔德国〕托马斯·曼作 刘德中译 (198)
- 弹子房记分员笔记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作 草 婴译 (240)
- √暴风雪……………〔俄国〕列夫·托尔斯泰作 草 婴译 (262)
- √上尉的军服……………〔俄国〕契诃夫作 汝 龙译 (293)
- 纸包不住火……………〔俄国〕契诃夫作 汝 龙译 (301)
- 女歌唱家
……………〔罗马尼亚〕德梅特里乌斯作 周朴之译 (307)
- 命运攸关的一匹马
……………〔南斯拉夫〕雅涅夫斯基作 冯玉律译 (314)
- 被出卖的埃米娜
……………〔希腊〕克塞诺普洛斯作 叶 文译 (322)

两个死者.....	〔希腊〕卡尔卡维察斯作	叶文译	(335)
牧人耶利.....	〔意大利〕维尔加作	曹庸译	(345)
两姑娘.....	〔西班牙〕塞万提斯作	祝融译	(377)

✓一枪两个

.....	〔西班牙〕伊巴涅思作	周逸童译	(415)
无票乘客.....	〔西班牙〕伊巴涅思作	方予译	(420)
屠杀婴儿.....	〔比利时〕梅特林克作	侯浚吉译	(426)
极乐园			

.....	〔英国〕高尔斯华绥作	陈茂先译	陈良廷校	(437)
-------	------------	------	------	-------

✓一杯茶.....	〔英国〕曼斯菲尔徳作	陈良廷译	(453)
进步前哨.....	〔英国〕康拉德作	吴钧陶译	(462)
黑人杰夫.....	〔美国〕德莱塞作	主万译	(487)
两少女.....	〔日本〕国木田独步作	侍桁译	(516)
魔 术.....	〔日本〕芥川龙之介作	吴树文译	(527)

作者和作品简介.....	(537)
--------------	-------

红色旅馆

[法国]巴尔扎克

——献给德·居斯蒂纳侯爵先生

我记不清是在哪一年，有一位在德国十分广泛的生意来往的巴黎银行家，宴请一位和他两地通讯神交已久但未见过面的德国商人。这位朋友是纽伦堡一间规模相当大的商行的首脑，是一个和善、肥胖的德国人，趣味高雅而博学多才，尤其喜欢吸烟斗；有一张纽伦堡的宽阔而漂亮的脸，方额角，秃顶，头上只有几根稀疏的黄金头发装饰着。他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日耳曼子孙，属于那个纯洁而高贵的日耳曼，在那里多的是性格高贵的人，它的和平的习俗即使经过七次侵略，也丝毫没有改变。客人天真地笑着，用心倾听别人说话，有非常好的酒量，似乎爱好香槟酒的程度不亚于爱好约翰尼斯堡^①的麦秆色葡萄酒。他姓赫尔曼，就象作家安置在舞台上的几乎所有德国人的姓一样。他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很稳重地坐在银行家的宴会席上，用闻名于全欧洲的条顿族胃口吃喝着，然后向伟大的卡雷默^②的烹调术真诚地告别。为了向客

① 约翰尼斯堡(Johannisberg)是普鲁士黑森—纳绍省(即今西德黑森州)的一个村子，以产酒著名。

② 卡雷默(Marie-Antoine Carême, 1784—1833)，法国名厨师，曾写过几本关于烹调术的书。

人表示敬意，屋主人邀请了几个熟朋友，都是资本家或者商人，还有几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她们的优雅的空谈和坦率的态度同日耳曼式的诚恳正好十分协调。在这个快乐的集会中，人们收敛了商业上的敌意，只推敲人生的乐趣，如果你象我一样，有幸见到他们，的确，你也很难憎恨高利盘剥或者咒骂破产了。人们不能总是做坏事的。即使在海盗的巢穴里，你也能遇到几小时温和的时刻，使你忘却置身于凶险的海盗船上，还以为是躺在舒服的吊床上呢。

“在离开我们以前，我希望赫尔曼先生给我们讲一个使我们十分害怕的德国故事。”

这些话是一个脸色苍白而头发金黄的年轻姑娘在吃餐末甜食时说的，她一定是读过霍夫曼^①的故事集和瓦尔特·司各特^②的小说。她是主人银行家的独女，是一个天生尤物，她的教育是在体育剧院^③完成的，她疯狂地爱好在那里演出的戏剧。在这种时刻，同桌的客人，饱餐过美酒佳肴以后，由于有点过分相信自己的消化能力，正处在可喜的懒洋洋和沉默无言的状态。每个客人，背靠在椅子上，手腕轻轻放在桌子边沿，百无聊赖地玩着自己餐刀的金色刀锋。宴会到了这种衰微阶段，有些人动手虐待梨子的核；另外一些人用拇指和食指卷着面包心子；谈情说爱的人拿着果子的残骸去描画难以辨认的字母；吝啬鬼数点自己吃过的果核，并且把它们排列在盆子里，就象剧作家把龙套角色安排在舞台深处一样。这些就是美食后小小的享受，可惜布里雅—萨瓦兰^④虽然是一个包罗

① 霍夫曼(Ernst-Jhéodcre-Amédée Hoffmann, 1776—1822),德国作家兼音乐家,写过一本《荒唐故事集》。

② 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作家,写过许多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有《艾凡赫》。

③ 体育剧院(Gymnase)是巴黎的一所剧院,建于1820年,专演杂剧和音乐喜剧。

④ 布里雅—萨瓦兰(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26),法国烹调学家,写过一本《味觉生理学》。

万象的作家，在他的书里也没有谈起过。仆役们都走开了。餐末甜食就象刚打过仗的舰队一样：完全丧失战斗力，被劫掠过，残败得不成样子。盆子在桌子上东搬西移，尽管宅子的女主人固执地想尽办法来将它们放在应放的地方。有几个人注视着对称地悬挂在餐厅的灰色板壁上的瑞士风景画。没有一个客人感觉厌倦。我们还不知道在消化一顿美好的晚餐的时候，会有人感觉愁闷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喜欢逗留在一种静止状态中，这种静止状态恰好是思想家的梦想和反刍动物的满足之间的中间状态，可以称为美食艺术的具体的哀愁。因此所有的客人全都自动转向那个善良的德国人，大家都高兴有东西可听，即使是乏味的东西也不在乎。在这种甜蜜的停顿时刻，一个讲故事者的声音，在我们麻木不仁的感官听来，总是甜滋滋的，它能给我们的感官带来消极的享受。由于我喜欢找寻动人的场面，我无限欣赏这些带着微笑的愉快的脸，它们被烛光照亮，被美酒佳肴染上红色；它们各种不同的表情，在多枝烛台、瓷器花盆、水果和水晶缸子的衬托下，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突然间我的想象力被一个客人的外表吸引住；这个客人正好坐在我的对面。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相当肥胖，很爱笑，举止态度完全象一个证券经纪人，外表看来天赋很平庸，所以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也许是被昏暗的光线遮掩住，我觉得他的容貌的特征改变了；他的脸变成泥土色，出现了一条条紫色的纹路，简直象一个濒死的人毫无生气的脸。他一动也不动，活象灯光画^①里的人物；他的呆滞的眼睛凝视着一个闪耀发光的多面体的水晶瓶塞，可是他决没有去计算那个多面体一共有几个面，却似乎沉溺在某种对于将来或有关过去的荒唐的默想里。我对这个可疑的脸观察了许久以后，我自己问自己：他不舒服吗？他喝了过量的

① 灯光画(diorama)，画在大幅画布上的画，配以灯光，使其产生特殊效果，流行于十九世纪。

酒吗？公债跌价使他破产了吗？他在想着怎样欺骗他的债主吧？

“您瞧！”我指着这个陌生人的脸对我旁边的女伴说：“这不是一个破产的人吗？”

“哦！”她回答我说，“他应该更愉快一点。”然后她优雅地摇了摇头，又说：“象他那样的人如果破产，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不破产的人了！他拥有价值一百万的地产！他是从前帝国部队的供应商，一个相当古怪的老好人。他为了金钱而再婚，可是却使他的老婆十分幸福。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他不想认领她；可是他的儿子在决斗中不幸死亡，逼使他无法不认领女儿，因为他再也不能生孩子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一下子突然间变成巴黎有数的百万富翁的继承人。他的独子的死亡使他无限悲伤，这种悲伤不时显露出来。”

这时候，那个供应商抬起头来望着我；他的眼光使我战栗，那是多么阴郁而沉思的眼光呀！毫无疑问这样一瞥就概括了整个一生。可是霎时间他的容貌变得愉快起来；他拿起那个水晶瓶塞，用机械的动作，把瓶塞放进一个安置在他的餐盆前面装满水的细颈瓶子里，然后转过头来微笑着面向赫尔曼先生。看来这个享受美食幸福的人，大概脑子里没有别的想法，并没有在想什么。因此，我在一个百万富翁的“卑劣的灵魂”^①上滥用我的占卜科学，未免有点感到羞愧。正当我浪费时间在作我的骨相学观察的时候，那个善良的德国人撮取了一撮鼻烟，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要我将他的原话复述一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在讲述中经常停顿而且有冗长的题外插话。因此我只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它写下来，错误的原话没有照录，我只抓住其中富有诗意和饶有兴趣的情节，但是我也同某些作家一样天真，这些作家忘记在他们著作的标题上记载：

① “卑劣的灵魂”，原文是拉丁文 *in anima vili*，指供科学实验用的动物；因为动物的生命被视为无关重要，所以专供科学实验用，这里是指实验对象。

“译自德文”。

主题和事实

“共和国七年葡萄月^①月底,用目前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七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有两个年青人,早上从波恩动身,日落时分才到达安德纳赫附近;安德纳赫是来因河左岸的一座小城,离科布伦次^②约有十几里。当时由奥热罗将军^③指挥的法国军队,正在同占领来因河右岸的奥国军队对垒。^④共和国军的总部设在科布伦次,一支属奥热罗将军指挥的联队驻扎在安德纳赫。两个旅客是法国人。只要看见他们的蓝中夹白、红色天鹅绒镶边的制服,他们的军刀,尤其是他们的覆盖着一层绿色涂漆的布帽子,上面装饰着蓝白红三色羽毛,就连德国农民也认得出他们是部队的外科医生,是科学家和有德行的人,大多数人都爱他们,不仅在部队,连被我们部队侵占的地方,人们也爱他们。在那个时期,由于儒尔当将军^⑤而新近得以公布施行的征兵法,把好些个大户人家的子弟从实习医院里抽出来;这些青年当然愿意在战场上继续研究医学,而不愿意被迫去服兵役,因为服兵役同他们原来所受教育以及他们的和平使命太不协调了。这些研究科学的年青人,爱好和平而且愿意为人服务,在战争所带来的许多不幸中间,干了一些好事;他们也对共和国残酷的文明占领过的各种地区的学者们,深表同情。这两

① 共和国的历法,葡萄月是从9月22日至10月21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

② 科布伦次(Coblentz),位于来因河和摩泽尔河汇合处的德国城市。

③ 奥热罗(P.-F.-Ch. Augereau, 1757—1816),法国元帅。

④ 当时英国纠合奥地利、俄国、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建立第二次反法联盟,攻打法国在国外的占领地。

⑤ 儒尔当(J.-B. Jourdan, 1762—1833),法国元帅。根据拿破仑颁布的征兵法,他把未到壮丁年龄的青年提早征招入伍。

个年青人，各自带了一张路条，和由科斯特以及贝纳多特^① 签署的委派他们当助理医生的命令，到那个联队的所在地去，他们是属于那个联队的。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博韦^② 的中等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可是在这些家庭里，外省的温和的习俗和忠诚老实的品质却象遗产的一部分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尚未到达执行职务的时期就进入了战争的舞台；青年人天生的好奇心，使他们乘载客马车一直到达斯特拉斯堡。^③ 由于他们的母亲不放心，只让他们带了一小笔钱，但是他们手上有了几个金路易便自认为非常富有，因为在共和国纸币跌价跌到最低时期，金子非常值钱，几个金路易就是一笔财产。两个助理医生，年龄最多只有二十岁，用年青人的全部热情按照他们富有诗意的环境的要求来行动，从斯特拉斯堡到波恩，以艺术家、哲学家、观察家的身份访问了选侯领地^④ 和来因河两岸。当我们负有科学使命时，在这种年龄我们的确是具有多种身份的人。即使在谈恋爱中，或者在旅行中，一个助理医生都应该把他的在萌芽状态的财富，或者他的未来光荣的起点，储备起来。两个年青人因此象有教养的人们一样，深深地沉醉在来因河两岸和位处美因兹与科隆之间的施瓦本^⑤ 的景色中。这片土地肥沃、富饶，十分崎岖不平，充满了封建遗物，郁郁葱葱，可是到处残留着战火的痕迹。路易十四和都兰纳^⑥ 曾经灼伤过这片可爱的土

① 科斯特(J. F. Coste, 1741—1819)，拿破仑军队的首席医师；贝纳多特(Ch. Bernadotte, 1764—1844)，法国元帅，当时是国防部长。

② 博韦(Beauvais)，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

③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德法边界的一座法国城市。

④ 十七世纪时，有权选举皇帝的德国诸侯称为选侯，其领地即选侯领地；这里是指帕拉丁(法耳次)选侯领地。

⑤ 巴尔扎克对地理不甚熟悉：美因兹和科隆，在德国西部，靠近比利时；施瓦本在德国南部，并不在美因兹和科隆之间。

⑥ 都兰纳(Henri de Turenne, 1611—1675)，法国元帅，于1675年率领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占领阿尔萨斯以及帕拉丁等地。

地。这里那里都有废墟来证明这位凡尔赛国王的傲慢，或者说他的先见之明，他把过去装饰着德国的这部分地区的美妙城堡全都摧毁了。看见这片美妙的土地，上面满布森林，到处都有中世纪充满诗情画意可是已经毁败了的建筑物，你就能领悟德国人的天才，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神秘观念了。那两个青年在波恩的逗留有双重目的：既为了医学，也为了娱乐。高卢—巴达维联军和奥热罗的师团所建立的大医院就设在选侯的宫殿里。两个新助理医生就到那里去会见同僚，把介绍信交给他们的上司，对他们的职业进行初步的熟悉。我们很久以来就忠于这样的偏见：总是赞美家乡的建筑物和美景；两个年青人到了这里，也和到了别处一样，才摆脱了这种偏见。他们对装饰着选侯宫殿的大理石柱子的赞叹不已，他们继续一路走一路欣赏德国建筑的宏伟，每走一步都能发现古代或者现代建筑的新宝库。他们在通往安德纳赫的道路上漫步游逛，经常沿着道路走上岩石山岭的高出群峰的尖顶。在那上面，他们透过森林的凹处、岩石的间隙，可以眺望来因河的景色；这些景色或者镶嵌在沙石中，或者装饰着郁郁葱葱的花边。山谷、小道、树木都散发着使人神往的秋天气息；树顶开始漆上金黄色，开始变成熟色调和棕色，这是衰老的标志；树叶落下来了，可是天空还是美好的蔚蓝色，干燥的道路象黄色的线条在景色中显现出来，这时候正被夕阳的余辉照亮。两个朋友在离开安德纳赫约两法里远的道路上走着，周围是一片深沉的静寂，仿佛战争并没有蹂躏这个美丽的国家似的。他们沿着山羊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走，从暗蓝色花岗岩的削壁间穿过，削壁之间来因河在奔腾咆哮。不久他们就从狭谷的一道斜坡上走下来，狭谷的另一端就是安德纳赫小城；这座小城娇媚地坐落在来因河边上，给内河‘海员’们提供了一个美丽的港口。‘德国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两个朋友中的一个叫喊；这个人叫普罗斯佩·马尼昂，这时他恰好望见了安德纳赫的漆

过的房子，这些房子象放在篮子里的鸡蛋一样挤在一起，中间只被树木、花园和鲜花隔开。接着他欣赏了一阵那些有突出桁梁的尖屋顶，那些木楼梯，千家万户和平居民的阳台，和在港口里被波涛晃荡着的小船……”

当赫尔曼先生说出普罗斯佩·马尼昂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供应商抓住细颈瓶子，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水，然后一口气把水喝光。这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相信看出来他的手微微颤抖，额角上也渗出汗珠来。

“这位过去的供应商叫什么名字？”我问我旁边那位满含善意的女伴。

“他姓泰耶费尔，”她回答我。

“您觉得不舒服吗？”我看见这个怪诞的人物脸色泛白，就大声对他说。

“没什么，”他一边说一边向我还礼表示道谢。“我在听着呢，”他又补充了一句，同时向在座的客人点了点头，因为大家都望着他。

“另外一个青年叫什么名字，”赫尔曼先生说，“我已经忘记了。只不过普罗斯佩·马尼昂向我倾诉心事时告诉过我，他的伙伴有棕色头发，相当瘦，是一个快活的人。如果你们不反对，我就管他叫威廉，以便讲述这个故事时更清楚一点。”

那个好心的德国人就这样毫不理会浪漫主义的信条和地方色彩的需要，替那个法国助理医生取了一个德国名字，然后继续讲述下去。

“两个年青人到达安德纳赫的时候，天已黑了。由于他们设想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找到他们的上司，找到以后还要作自我介绍，还要等上司从这座住满军人的城里分配给他们一个军人住所，因此他们决定在离开安德纳赫约有百步远近的一个旅馆里，度过他们

的最后一个自由之夜。这家旅馆的华丽色彩，在落日的火红光辉照耀下尤其显得灿烂夺目，他们在岩石顶上早已赞叹不已。原来这家旅馆全部漆成红色，在风景中产生强烈的效果，或者使人感觉它在全城的总体中特别突出，或者它的宽阔的红色帷幕同绿色的各种枝叶构成鲜明的对照，它的鲜艳色调同河水的暗灰色调成为明显的对比。这家旅馆按照它的外部装饰而取名‘红色旅馆’，它的外部装饰大概是从记不清的时候起，由它的创办人一时兴起加上的。来因河的‘海员’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个食宿的地方，旅馆虽然数度易主，但由于一种相当自然的商业迷信，每个店主都小心地保持旅馆的外表。这时候‘红色旅馆’的店主听见了马蹄声，便走到门口。‘我的天！’他嚷道，‘两位先生，再迟一点儿你们就得睡在露天了，就象你们的大多数同胞在安德纳赫的对岸露营一样。敝店都住满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睡在一张好床上，我只有把我自己的卧房让给你们了。至于你们的马儿，我要在院子的角落里用草料为它们铺个睡觉的地方。今天，我的马厩里住满了基督教徒。’他稍为停顿一下又问，‘两位先生是从法国来的吧？’——‘从波恩来，’普罗斯佩大声回答。‘而且我们从早上起就没有吃过东西。’

‘啊！说到食物，’店主人点着头说，‘这里方圆十里地的人们都到“红色旅馆”来大摆酒席。你们可以吃到一顿王子的宴席；来因河的鱼！这就足够说明一切了。’店主人使劲地叫喊也叫不到仆役，两个助理医生将疲乏的坐骑交给店主人照管之后，就走进了旅馆的大厅。一大群吸烟者喷出来的淡白色浓烟使他们开头没法看清遇见的是些什么人；可是等到他们象那些有哲学头脑的旅行家那样本着实际的耐心，承认声音没有用处，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以后，他们就透过腾腾的烟雾，看清楚一间德国旅馆必须有的摆设：火炉、时钟、桌子、啤酒壶、长烟斗；这边和那边有几个希奇古怪的面孔，犹太人的，德国人的；然后是若干船夫的粗暴的脸。几

个法国军官的肩章在烟雾中闪耀发光，刺马距和军刀的铿锵声不停地在石板上响着。有些人在玩纸牌，别的人在争论，在默不作声，在吃、喝或者散步。一个矮胖女人，头戴一顶黑天鹅绒的无边帽，身穿一件银蓝色衬衣，身边带着针线筒，一串钥匙，银扣子，头发梳成辫子，所有这些都是德国旅馆女主人的明白无误的标志。她的衣服，颜色庸俗不堪，不值一提。这个旅馆女主人运用十分灵活的技巧，使两个朋友一会儿十分耐心，一会儿又失去耐心地等了又等。渐渐地声音低下去了，旅客们一个个走了，腾腾的烟雾也驱散了。等到两个助理医生的餐具摆好，传统的来因河鲤鱼放到桌上来的时候，已经敲过十一点了，大厅已经空了。夜间的静寂使人可以模糊地听到马儿吃粮秣或者顿足的声音，听到来因河水的呜咽声，还有在住满了人的旅馆里每个人都上了床以后仍旧使旅馆保持苏醒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喧闹声。门和窗或者打开，或者关闭；有喃喃的听不清楚的说话声，某些房间里响起了质问声。在这既静寂又喧嚣的时刻，店主人正在对两个法国人吹嘘安德纳赫、他的菜饭、来因河的酒、共和国的军队以及他的老婆，两个法国人却颇感兴趣地谛听几个船夫的沙哑的叫喊声，和一条船靠码头的嘈杂声。毫无疑问旅馆主人对于船夫们的这种喉音的问询十分熟悉，他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不久又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矮胖男子，背后跟着两个船夫，拎着一个沉重的小皮箱和几个包裹。行李一放在大厅里，矮胖子就亲自取过小皮箱，留在自己身边，然后毫不客气地在两个助理医生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到你们的船上睡去，’他对两个船夫说，‘旅馆已经住满了。算来算去还是这样做最好。’——‘先生，’店主人对新来的客人说，‘我只剩下这点食物了。’他指了指给两个法国人吃的晚饭，‘我连一块面包、一根骨头也拿不出来了。’——‘腌菜呢？’——‘连放在我女人的顶针里也不够！我已经对您说过了，除了您现在坐着的这张椅子，您不可能有别的

床；除了这间大厅，您不可能有别的房间。’听见了这些话，矮胖子向店主人、大厅和两个法国人望了一眼，眼光里同时包含着谨慎和胆怯。”

“说到这里我得提醒你们一句，”赫尔曼先生中断他的叙述说，“就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真实姓名和经历，只从他的证件上知道他是从亚琛^①来的，取了一个名字叫瓦亨费尔，在诺伊维特^②附近拥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别针厂。象这个国家的所有厂商一样，他穿着一件厚呢礼服，短裤，深绿丝绒背心，长统皮靴，腰里系着一条很阔的皮带。他的脸儿是滚圆滚圆的，他的举止直爽而热情；可是那天晚上他心里隐藏着恐惧，或者说是残酷的忧虑，他很难完全掩饰住。旅馆主人始终认为这个德国商人是想逃出他的国家。后来我知道他的工厂由于战争中经常不幸发生的偶然事件被烧掉了。虽然他经常带着忧虑的神情，他的整个外貌却表明他是一个老好人。他的五官非常端正。特别是有一个肥大的脖子，雪白的肤色在一条黑领带的衬托下显得非常突出，威廉曾经开玩笑地指点给普罗斯佩看……”

听到这里，泰耶费尔先生喝了一杯水。

“普罗斯佩很有礼貌地向商人建议和他们共进晚餐，瓦亨费尔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就象一个自认为有能力报答这个有礼貌举动的人那样。他把小皮箱放到地上，把脚放到小皮箱上面，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脱下手套，把腰间的两支手枪解下来。店主人很快就摆了一副刀叉，三个人就相当沉默地吃起来。大厅里太热，苍蝇太多，以致普罗斯佩请求店主人打开面对大门的窗户，以便换换空气。这个窗户用一根铁条闩住，铁条的两端插进窗台两角的洞里。为

① 亚琛(Aachen)，法国人管它叫埃克斯·拉·夏佩尔(Aix-la-Chapelle)，德国东部的一座城市，接近比利时。

② 诺伊维特(Neuwied)，沿莱茵河的一座德国城市。

了更安全一点，两扇护窗板上还装了两只螺丝帽，可以旋进去两管螺丝。完全出于偶然，普罗斯佩仔细端详店主人怎样打开窗户。”

“既然我谈到地点，”赫尔曼先生对我们说，“我应该把旅馆的内部结构告诉你们，因为这个故事的关键，就在对于出事地点有正确的认识。我所说的那三个人所在的大厅有两扇门。其中一扇开出去就是沿着来因河通向安德纳赫的大路。这里，面对着旅馆，有一个小码头，商人租用的那条船就停泊在这里。另外一扇门开出去是旅馆的院子，院子周围有很高的围墙，这时候院子里挤满了马和别的牲口，因为马厩里住满了人。旅馆的大门是不久前才重重叠叠地关上的，为了快一点，旅馆主人就带着商人和船夫从通向大路的那扇门走进来。按照普罗斯佩·马尼昂的意愿打开窗户以后，店主人就将这扇门关了，把铁门闩插进洞眼里，而且旋紧了螺丝。两个助理医生要在那里睡觉的店主人的卧房，同公共大厅邻接，和厨房只隔着一道相当薄的墙，女主人和她的丈夫大概要在厨房里过夜。女仆已经走出旅馆，到牲口棚、谷仓或者别的地方找睡觉的地方去了。不难理解，公共大厅、店主人的卧房和厨房，有点象同旅馆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院子里有两条大狗，它们的低沉的吠声表明它们是机警而且很容易发作的守卫者。‘多么静寂！多么美丽的夜晚！’威廉仰望着天空说；店主人正好关紧了门。这时候唯一的声音只有波浪的拍击声。——‘先生们，’商人对两个法国人说，‘请允许我请你们喝几瓶酒来配合你们的下酒菜——鲤鱼。喝酒可以使我们从白天的疲劳中恢复过来。从你们的外貌和衣服的情况看来，我想你们也同我一样，今天赶了不少的路程。’两个朋友接受了；店主人从厨房的门出去，走到他的酒窖里去，他的酒窖大概在屋子的厨房下面。等到店主人拿来五瓶陈酒放到桌子上的时候，他的老婆已经上齐了菜。她以主妇身份向大厅和菜肴望了一眼，确信旅客们的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以后，就回到厨房里去。